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南北朝历史演义

(五)

[民国] 蔡东藩 著

目摇摇录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员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员
第六十九回	讨王琳屡次交兵 谏高洋连番受责	圆
第七十回	戮勋戚皇叔篡位 溺懿亲悍将逞谋	猿
第七十一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违忠谏逆臣致败	猿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源
第七十三回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缘
第七十四回	昵奸人淫后杀贤王 信刁媪昏君戮胞弟	远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宇文护稔恶伏诛	苑
第七十六回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愿
第七十七回	韦孝宽献议用兵 齐高纬挈妃避敌	愿

第七十八回	摇	陷晋州转败为胜 擒齐主取乱侮亡	员愿
第七十九回	摇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昏君嗣位惨戮沉冤	员愿
第八十回	摇	宇文妇醉酒失身 尉迟公登城誓众	员愿
第八十一回	摇	失邺城皇亲自刎 篡周室勋戚代兴	员愿
第八十二回	摇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员愿
第八十三回	摇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员愿

第六十七回 摇摇擒敌将 梁军大捷 逞淫威 齐主横行

摇摇却说吴兴太守杜龁，系是王僧辩女夫，僧辩尝改称吴兴为震州，即进杜龁为刺史。龁闻妇翁被害，当即据城拒命，还有僧辩弟僧智，为吴郡太守，亦起应杜龁，义兴太守韦载，本是僧辩心腹，也与连盟，反抗霸先。霸先兄子陈茜，助守吴兴，已得霸先密书，令还长城故里，立栅备龁。茜至长城，收兵才数百人，龁遣部将杜泰，率精兵五千人，掩至栅下。茜众相顾失色，独茜谈笑自若，毫不张皇，众心乃定。泰攻扑数旬，不克乃还。霸先使周文育，往攻义兴，韦载募集弓弩手，射退文育，便在城外据水立栅，用兵扼守。霸先自督兵接应文育，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陵，宿卫台省。

谯、秦二州徐嗣徽，有从弟名叫嗣先，系僧辩外甥，僧辩被杀，嗣先怂勇嗣徽，举州降齐。及闻霸先东攻义兴，遂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乘虚袭建康，掩入石头。游骑至台城下，侯安都闭门静守，且下令军中道：“登陴窥贼者斩！”嗣徽莫名其妙，不敢进逼，暂收兵还石头。诘旦，又进攻台城，忽见城门大启，冲出壮士数百名，踊跃直前，锐不可当。嗣徽抵敌不住，仍奔还石头城。

霸先到了义兴，攻入水栅，使韦载族人韦珩，赍书招载，载因情穷势绌，不能坚持，没奈何偕珩出城，投降霸先。霸先好言慰抚，引置左右，特命珩监义兴郡事，乃卷甲还建康。移周文育兵救长城，更遣宁远将军裴忌，轻骑倍道，直趋吴郡。夜至城下，鼓噪登城，王僧智从睡中惊起，疑是大军到来，忙从后门逃出，轻舟奔吴兴。忌遂入据吴郡，奉霸先命留为太守。

霸先拟急攻石头,募闻齐来援徐嗣徽,并运粮三十万石,马千匹,已至湖墅。霸先未免耽忧,亟向韦载问计,载答道:“齐兵若分据三吴,略地东境,岂不可虑?今急宜至淮南筑城,保护东方粮道,再分兵绝彼输运,使他进无所资,不出旬日,齐将头颅,定可悬阙下了!”霸先依议,即使侯安都夜袭湖墅,放起一把无名火来,把齐船千余艘粮米,一炬成空。仁威将军周铁虎,得擒住齐北徐州刺史侯领州,械送建康。韦载复至淮南筑垒,使杜棱驻守,借通饷道,建康各军,才得无虞。齐兵就仓门水南,设立二栅,与梁军相拒。侯安都出袭秦郡,攻破城栅,俘数百人,得徐嗣徽家琵琶及鹰,因遣人送还嗣徽,且传语道:“昨至老弟处得此,军前不需此物,因特送还。”嗣徽大惊,急向齐营乞援。齐淮州刺史柳达摩,渡淮列阵,霸先督众猛斗,纵火烧栅,齐兵大败,溺死甚众。嗣徽与任约再引齐兵,屯驻江宁浦口,侯安都又带领水军,袭破齐兵。嗣徽等单舸脱走,柳达摩尚不肯去,留守石头城。霸先召集水陆各军,围攻石头,城中无水,达摩无法可施,乃遣使求和,惟要求质子。霸先与百官会议,大众以建康虚弱,粮运不继,不若易战为和。霸先乃令从子昙朗,及永嘉王萧庄,出质齐营,与达摩会盟城外。达摩始引兵自去。徐嗣徽、任约偕出奔齐。齐主高洋,闻达摩擅与梁和,且丧亡粮械马匹,不可胜计。遂归罪达摩,将他诛死,再令仪同三司萧轨,调集大军,克期南下。时已残冬,雨雪盈途,急切里不便行军,暂命展缓。

那震州刺史杜龛,尚据住吴兴,未曾除去。梁将周文育与霸先兄子茜,屡攻杜龛,龛固守不下,相持逾年。文育暗结龛将杜泰,作为内应,一面诱龛出战。龛与杜泰出城,两下交锋。泰按兵不动,害得龛独力难支,奔回城中。泰亦随入,劝龛出

降。龛迟疑未决，商诸妻室王氏，王氏道：“我与霸先，仇隙甚深，何可求和？”因取奁中金银首饰，及所藏布帛等类，悉数犒军，与决一战。军士得了重赏，统是感激得很，情愿效死，开城出斗，一当十，十当百，果将梁军杀败，退至十里外下寨。

龛素嗜酒，每饮辄醉，此时幸得胜仗，便为畅饮，整日里醉意醺醺，几忘朝晚。哪知杜泰已勾引梁军，开门纳入。龛尚高卧床中，沉醉未醒，妻王氏屡唤不应，也顾不得结发深情，当下将万缕青丝，付诸并剪，变了一个秃头妇人，混出府舍，往做尼姑去了。王僧智尚在吴兴，忙与弟僧愔，从后门出走，奔投北齐。陈茜等杀入府中，搜捕杜龛，龛鼾声直达，还在黑甜乡中，做那痴梦，当由梁军把他舁出，扛至项王寺前，一刀了事。

东扬州刺史张彪，向为王僧辩党羽，不附霸先，霸先更遣陈茜、周文育往袭会稽。彪迎战大败，走入若耶山中，被茜将章昭达追及，枭首报功。南方已平，只北方警信日亟。徐嗣徽、任约进袭采石，执去明州张怀钧，霸先闻报，急遣帐内荡主黄丛率兵往堵。适齐大都督萧轨，引兵南下，与徐嗣徽、任约合军，众至十万，趋向梁山。黄丛仗着锐气，迎头痛击，杀死齐兵前队数百人，齐后不觉惊骇，退至芜湖。当下致书霸先，但言奉齐主命，来召建安公萧渊明，并非与南朝争胜。霸先乃具舟送渊明，偏渊明背上生疽，病不能兴，未几竟死。齐兵待渊明不出，即从芜湖出发，入丹阳，至秣陵。霸先亟遣周文育出屯方山，徐度出屯马牧，杜陵出屯大航，抵御齐军。齐人跨淮筑桥，立栅渡兵，自方山直进倪塘，游骑竟至都下，建康大震。

霸先忙召周文育等还援，自督军出屯白城。周文育亦率兵来会，与齐军对垒列阵。两下相交，正值西风大起，扑入梁营。霸先拟收军以待，独文育请战，霸先道：“用兵最忌逆风，

奈何出战？”文育道：“事已急了，何用古法？”遂抽槊上马，鼓勇先进。众军一齐随上，风亦转势，得俘斩齐兵数百人。徐嗣徽分扰耕坛，由梁将侯安都截住。安都麾下只十二骑，左冲右突，无人敢当，齐将乞伏无劳，独拨马来截安都，战不三合，即被安都运动猿臂，活擒了去。嗣徽骇退，齐兵亦敛迹回营。

已而复潜至幕府山，霸先早已防着，密遣别将钱明，带领水师，绕出齐军后面，截击齐人粮船，劫得数十艘，齐军乏食，至宰食驴马充饥。未几又入逾钟山，霸先与众军分屯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敌冲要。齐兵复转趋玄武湖，将据北郊坛，梁军也从覆舟山移驻坛北，与齐兵相持。可巧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丈余。齐人昼夜立泥淖中，足指腐烂，悬釜以炊。惟梁军居处高原，尚得无虞。不过因霖雨连绵，粮运不继，未便枵腹从戎。会由陈茜馈运米三千斛，鸭千头。到了梁营，霸先亟命炊米煮鸭，各令用荷叶裹饭，夹入鸭肉数膂，分给将士。大众饱餐一日，遂于翌日黎明，麾众出幕府山。侯安都为先锋，语部将萧摩诃道：“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答道：“今日当令公亲见便了！”说着，即偕安都杀入敌阵。齐兵见他来势凶猛，急命军士迭射，安都不肯少却，冒矢向前，身上受了数箭，尚非致命要穴，却还熬受得住，偏马眼中着了一矢，马竟狂跃，将安都掀落地上。齐人见安都坠马，争来擒捉，猛听了一声大呼，突入一位少年将军，用槊四拨，把齐人纷纷杀退，救起安都。这少年不必细问，便可知是萧摩诃。安都易马再战，齐军披靡，霸先令部将吴明彻、沈泰等，首尾齐举，纵兵大战。安都引兵横出，冲散齐军，齐人大溃。徐嗣徽及弟嗣宗，先被梁军擒住，斩首示众，复鼓众力追，直至临沂，沿途屡有擒获，连齐大都萧轨，也逃走不及，由梁将活捉了来。只任约、王僧愔

跑得较快,幸免性命,余众无舟渡江,各缚荻筏北渡,中流沉溺,不计其数,流尸塞岸,弃械盈途。

梁军凯旋还都,由霸先下令,把齐帅萧轨以下,凡将吏四十六人,悉数处斩,然后请旨大赦,内外解严。霸先得进位司徒,加中书监,封长城公,余官如故,他将各封赏有差。霸先以侯安都为首功,愿将徐州刺史兼职,让授安都。梁主方智当然依议,寻且加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兼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封义兴公。霸先乃踌躇满志,要想帝制自为了。

独广州刺史王琳,前曾北援江陵,行次长沙,闻元帝殉难,自己家属,亦被西魏军掳去,不禁涕泪交并。遂为元帝发丧,三军缟素,且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后梁。侯平连破后梁军,兵威颇振,遂不受王琳命令。琳遣将讨平,平走依江州刺史侯瑱。琳所有精锐,本已尽给侯平,平已叛去,军势遂衰,不得已奉表降齐。又因妻子皆为魏虏,复献款长安,乞请取赎。魏太师宇文泰,许还妻子,琳又请归元帝及太子元良棺木,亦邀宇文泰允许。琳迎葬元帝父子,报闻梁廷,仍然称臣,自是王琳一人,变做了三国臣仆,这好算是狡兔三窟呢。

且说齐主高洋,闻齐师覆败,萧轨等被梁擒斩,当然大怒,亦命将质子陈昙朗,置诸极刑。惟永嘉王萧庄,非陈氏子,准令免死。本拟兴兵报怨,适值大修宫殿,无暇再举,乃将兵事搁起,专务佚游。原来高洋自荡平山胡,致生骄侈,渐渐的荒耽酒色,肆行淫暴。或躬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或乘牛驴橐驼白象,不施鞍勒,或盛暑炎热,赤膊游行,或隆冬严寒,去衣驰走,从吏俱不堪苦虐,洋独习以为常。有时觉得疲倦,令崔季舒、刘桃枝扶掖而行,勋戚私第,朝夕临幸,闲街曲市,常见足迹。既而淫恣益

甚，遍召娼妓，褫去衣裳，令从官相鬪为乐。自己淫兴勃发，即使娼妓杂卧榻上，任意奸淫。甚至行及宫中，凡元氏、高氏两族妇女，悉数征集，亦视如娼妓一般。先择几人上前，逼令卸妆露体，供他淫污，稍或违拗，即拔刀杀死。除与己交欢外，把妇女分给左右，概使当面肆淫。左右乐得从命，可怜这班妇女，为了一条性命，只好不顾羞耻，任他所为！

高澄妻元氏，由洋尊为文襄皇后，居静德宫。洋忽猛忆道：“我兄昔戏我妇，我今须报。”遂将元氏移居高阳宅中，自入元氏卧室，用刀相迫。元氏不敢逆意，没奈何宽衣解带，惟命是从。娄太后闻洋昏狂，召洋诃责，且举杖击洋道：“当效汝父，当效汝兄！”洋不肯认错，受杖数下，即起身奔出，回指太后道：“当嫁此老母与胡人！”娄太后大怒，遂不复言笑。洋颇知自悔，屡向太后前谢罪，娄太后怒气未平，终不正视。洋自觉乏趣，唯饮酒解闷，醉后益触起旧感，复趋至太后宫中，匍匐地上，自陈悔意。娄太后仍然不睬，洋不由的懊恼起来，把太后的坐榻，用手掀起。太后未尝预防，突然倒地。经侍女从旁扶起，面上已有伤痕。当时怒上加怒，立将洋撵出宫外。未几洋已酒醒，大为悔恨，又至太后宫请安。娄太后拒不肯见，洋使左右积柴爇火，欲投身自焚。当有人报知太后，太后究系女流，免不得转恨为怜，乃召洋入见，强为笑语道：“汝前酒醉，因致无礼，后当切戒为是！”洋乃命设地席，且召平秦王高归彦入宫，令执杖施罚。自跪地上，袒背受杖，并语归彦道：“杖不出血，当即斩汝！”娄太后亲起扶持，免令加杖。洋流涕苦请，乃使归彦笞脚五十，然后衣冠拜谢，呜咽而出。因是戒酒数日，过了旬余，又复如初，甚且加剧。

归彦幼孤，寄养清河王高岳家，岳待遇甚薄，及归彦长成，

辄怀隐恨。岳尝将兵立功，颇有威望，起第城南，很是华。归彦向洋进谗，说岳僭拟宫禁，洋由是忌岳。岳性爱酒色，曾召入邺下歌妓薛氏姊妹，侑酒为欢。后来薛氏妹得入后宫，邀洋宠爱，洋遂往来薛氏家。薛氏姊为父乞司徒，洋勃然怒道：“司徒大官，岂可求得？”薛氏姊亦出言不逊，竟被洋伤人锯死。且因薛氏妹尝侑岳酒，疑岳通奸，便召岳入问。岳答道：“臣本欲纳此女，因嫌她轻薄，所以不取，并未与她有奸。”洋终未释嫌。及岳辞归，即令归彦赍鸩赐岳。岳自言无罪，归彦道：“饮此尚得全家。”岳乃服鸩而亡。洋仍葬赠如礼，惟令改岳宅为庄严寺。薛氏妹尚是得宠，册为嫔御。嗣忽忆她与岳通奸，亲斫薛首，藏诸怀中，自赴东山游宴。肴核方陈，群臣列席，洋探怀出薛氏头，投诸盘上，一座大惊。又命左右取薛氏尸，把她支解，以髀骨为琵琶，且击且饮，且饮且泣，喃喃自语道：“佳人难再得。”乃载尸以归，被发步行，哭泣相随，待亲视殓葬，然后还宫。

已而嫌宫室卑陋，乃发工匠三十余万，修广三台宫殿。殿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防蹶，洋登脊疾走，毫不畏怖。旁人代为寒心，他却身作舞势，折旋中节，好多时方才下来。

平时出游，好作武夫装，兵器不离手中，尝在途中见一妇人，面目伶俐，便召问道：“你道今日的天子行为如何？”妇人未曾相识，猝然答道：“癡癡痴痴，成何天子！”语未毕，已被洋一刀两段。

洋乘便入李后母家，后母崔氏出迎，不防洋突射一矢，正中面颊。崔氏惊问何因？洋怒叱道：“我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问我何为？”遂复用马鞭乱击，至百余下，打得崔氏面目青

肿,方才驰去。转入第五弟彭城王淑家,淑母即大尔朱氏,当然出见。洋瞧将过去,觉得尔朱氏虽值中年,尚饶丰韵,不觉欲火上炎,竟牵住尔朱氏,欲与交欢。尔朱氏难以为情,未肯照允,惹得洋易喜为怒,立即拔刀砍去,尔朱氏无从闪避,头破身亡。

洋既杀死尔朱氏,复别往魏安乐王元昂家,昂妻李氏,即李后之姊,颇有姿色,巧值元昂外出,由李氏出迓车驾,洋入室后,便将李氏拥住。李氏惮他淫威,无法摆脱,勉承主欢。嗣是洋屡次往幸,并欲纳为昭仪,恐昂不肯舍,先召昂入便殿,使他匍伏,自引弓射昂百余箭,凝血满地,乃使昇归家中,即夕毕命。洋反自往吊丧,就丧次逼拥昂妻,与他续欢。一面命从官脱衣助褻,号为信物。李后终日哭泣,不愿进食,但乞让位与姊。娄太后俟洋入宫,面加训导,方不纳昂妻为昭仪。

洋又作大镬长锯锉碓等类,陈列殿庭,每醉辄杀人为戏,剖解屠炙,成为常事。左丞卢斐、李庶,及都督韩哲,俱无罪遭戮,惟宰相杨愔,始终倚任,但亦视若奴隶,使进厕筹,或用鞭笞愔背,流血盈袍。有时令愔露腹,欲执小刀剗皮,还是崔季舒托为讬言,从旁笑语道:“老小公子恶戏。”因把刀掣去,才免罄腹。愔因洋嗜杀人,尝简邺下死囚,置诸仗内,号为供御囚,三月不杀,方才赦宥。开府参军裴謁之,上书极谏,洋语愔道:“謁之愚人,怎敢如此!”愔答道:“彼欲陛下加刑,使得传名后世。”洋笑道:“我不杀他,怎得成名!”一日,泣语群臣道:“黑獭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刘桃枝道:“臣愿得三千壮士,西入关中,牵繫以来。”洋闻言大喜,赐帛千疋。侍臣赵道德进言道:“东西两国,势均力敌,我可擒彼,彼亦可擒我,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洋幡然道:“道德言是!”乃收回桃枝

赐绢 转赏道德。会洋使道德从游 ,至漳水旁 ,欲跃马驰下峻岸 ,道德揽辔劝阻 ,洋恨他逆旨 ,拟拔刀刺道德 ,道德从容道 :“ 臣死不恨 ,当至地下启奏先帝 ,谓此儿淫凶颠狂 ,不可教训 !”洋亦为默然 ,回马径归。

曲御丞李集面谏 ,比洋为桀、纣 ,洋当即怒起 ,令缚置水中 ,好多时才命引出。复问道 :“ 我究竟与桀、纣相同否 ?”集正色道 :“ 恐尚不及桀、纣 !”洋又令入水 ,三沉三问 ,集对答如初。洋大笑道 :“ 天下有如此痴人 ,方知龙逢、比干 ,未是俊物 !”乃挥集使去。嗣复被引入见 ,又欲进言 ,洋窥知集意 ,竟令左右驱出腰斩。一道忠魂 ,趋入地府 ,往寻那龙逢、比干 ,证引同调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

为臣原贵格君非 君太狂昏要见几。
强谏徒然罹一死 ,何如先事学鸿飞 !

洋淫恶未悛 ,还亏杨愔主持政务 ,百度修饬 ,才得粗安。那西魏及南朝 ,篡弑相寻 ,真是泥泯焚焚 ,不可纪极了。看官欲知详情 ,待小子逐节叙明。

陈霸先战败齐兵 ,为后来篡梁预兆。齐、魏为南朝劲敌 ,齐或胜梁 ,霸先犹有惧心 ,乃全军覆没 ,令霸先得以逞志 ,其不肯受制于萧家小儿 ,已可知矣。然齐主高洋 ,方淫昏失德 ,所任将帅 ,如萧轨等类皆庸犷 ,亦安能制胜疆场耶 ! 齐兵败覆 ,高洋乃不遑报怨 ,但沉湎酒色 ,兴役土木 ,任意淫烝 ,逞情杀戮 ,儼以桀、纣 ,诚有过之无不及者。李集虽忠 ,徒死无益 ,

本回结束一诗 ,最得李集定评：“事君数 ,斯疏矣。”
况其为暴君乎！古训之不可不遵也如此。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摇摇却说宇文泰废立嗣君，专权如故，尝欲仿行古制，依周礼改定六官，至是决意施行。泰自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皆仿周礼，不消细述。泰前尚魏孝武妹冯翊公主，生子名觉，泰封安定公，觉亦得封略阳公。妾姚氏，生子名毓，又受封宁都公。毓年较觉为长，曾娶大司马独孤信女，泰欲立嗣，苦未能决，因语诸公卿道：“我欲立子以嫡，但恐大司马见疑，如何是好？”尚书左仆射李远道：“立子以嫡不以长，这是古来的常道，若虑信有异言，远愿为公斩信！”说着，拔剑遽起。泰忙起身拦住道：“何至如此！”信闻远言，亦入内自陈，主张立嫡，于是大众并从远议。远出外谢信道：“临大事不得不尔，请公莫怪！”信亦谢远道：“今日赖公决此大议。”乃一笑而散。泰遂立觉为世子。

南北朝历史演义

摺

西魏主廓三年八月，泰北巡渡河，还至牵屯山，忽然遇病，病且沉重，急发使驰驿，往召中山公护。护至泾州，入省泰疾，泰语护道：“我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事仗汝主持，汝宜努力，勉成我志！”护当然受命。奉泰舆至云阳，泰气促身亡，年五十二，途中不便传讣，及昇还长安，方才发丧，由魏主赐谥曰文。

世子觉嗣位太师大冢宰，袭封安定公。觉时年十五，尚乏谋断，国家大事，应由护一人办理，护名位素卑，虽经泰托命，未惬輿情，名公巨卿，多半不服。护未免加忧，商诸大司寇于谨，谨答道：“谨蒙令先公知遇，情同骨肉，今日事当效死力

争 ,若对众定策 ,公亦不宜推辞。”护易忧为喜 ,欣然受教。次日与公卿会议 ,谨首先开口道 :“从前帝室倾危 ,非安定公不得今日 ,今安定公一旦去世 ,嗣子虽幼 ,中山公亲为兄子 ,兼受顾托 ,军国重事 ,理应归中山公主决 ,何必多疑 !”说至此 ,余音震响 ,面带威棱。公卿等不寒而栗 ,莫敢发言。护徐说道 :“此乃家事 ,护虽庸昧 ,亦何敢遽辞 !”谨即起立道 :“中山公统理军国 ,使谨等有所依归 ,应当拜命 !”遂向护再拜 ,公卿等亦不敢不拜。护一一答礼 ,众议乃定。护欲笼络众心 ,抚循文武 ,整肃纪纲 ,俱属有条不紊 ,朝右益无异言。

魏主廓复将岵阳土田 ,赐宇文觉 ,进封周公。护因觉幼弱 ,意欲导觉篡魏 ,自居首功 ,遂遣人入讽魏主 ,逼他禅位。魏主廓本无权力 ,好似傀儡一般。此时为护所迫 ,眼见得不能反抗 ,只好推位让国 ,拱手求生。乃使大宗伯赵贵 ,奉册周公 ,自愿逊位。宇文觉尚上表鸣谦 ,辞不敢受。再由济北公拓跋迪 ,赍交玺绶 ,公卿等相率劝进 ,觉乃受命。遂于次年正月朔 ,即位称天王 ,燔柴告天 ,朝见百官 ,国号周。史家称为北周。追尊皇考文公泰为文王 ,庙号太祖 ,皇妣元氏为文后 ,降魏主廓为宋公 ,进大司徒李弼为太师 ,大宗伯赵贵为太傅 ,大司马独孤信为太保 ,从兄中山公护为大司马 ,庶兄宁都公毓为大将军。余皆封拜有差。已而复封弼为赵国公 ,贵为楚国公 ,独孤信为卫国公 ,于谨为燕国公 ,侯莫陈崇为梁国公 ,大司马护为晋国公 ,各食邑万户 ,使作屏藩。魏主廓早已出宫 ,寄居大司马府 ,护拟斩草除根 ,索性把他鸩死 ,托言遇疾暴亡 ,加谥为魏恭帝。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元 ,传至孝武帝修入关 ,共历九世 ,得十一主 ,计一百四十九年 ,东魏一主 ,凡十七年 ,西魏三主 ,凡二十三年。

宇文护自恃功高,不免专恣。赵贵、独孤信等,本皆与宇文泰毗肩,不愿事护,只因为于谨所胁,勉强推让,至此见护揽权不法,遂密谋诛护。贵欲速发,信尚迟疑,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洞悉阴谋,即向护报闻。护乘贵入朝,潜伏甲士,将贵拿下,立即处斩;并免独孤信官,胁令自尽。护得进任大冢宰,势力益横,仪同三司齐轨,语御正大夫薛善道:“军国大权,应归天子,奈何尚在权门!”善将轨语告护,护便命处死,授善为中外府司马。周主觉见护专横,一切刑赏,统是独断独行,未尝预白,心中也隐觉不平。

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本系先朝佐命,久参国政,因恐护不相容,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秘密往来,欲清君侧。植与恒先入白道:“护擅戮朝贵,威权日甚,谋臣宿将,争往依附,事无大小,绝不启闻,臣料护包藏祸心,未肯终守臣节,还望陛下早日图谋,无待噬脐!”周主觉唏嘘不答。凤与提从旁插嘴道:“如先王明圣,犹委植、恒等参议朝政,今若将国事委托二人,何患不成!臣闻护常自比周公,周公摄政七年,然后还政,试问护能如周公的贤圣么?就使七年以内,护无异图,恐陛下事事受制,亦怎能忍待七年?”周主觉颇以为然,因屡引武士至后园,演习技艺,为除奸计。宫伯张光洛,系护心腹,他却佯言嫉护,交欢植等。植等未识真假,引与同谋,光洛即背地告护。护遂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

周主觉怀念植等,每欲召还,护入内泣谏道:“天下至亲,莫如兄弟,兄弟尚或相疑,此外何人可信?太祖以陛下春秋未盛,嘱臣后事,臣情兼家国,愿竭股肱,若陛下亲览万几,威加四海,臣虽死犹生,但恐臣一除去,奸邪得志,非但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臣至地下,何面目再见先王!且臣为天子兄,

位至宰相 ,尚复何求 ?愿陛下勿信谗言 ,疏弃骨肉 !”觉乃罢议 ,但心终疑护。凤等益惧 ,密谋益亟 ,拟召公卿入宴 ,即席执护。张光洛又向护报闻 ,护召柱国贺兰祥 ,领军尉迟纲等 ,共谋废立。纲即入殿中 ,佯召凤等议事 ,待凤等趋入 ,麾兵拿下 ,送交护第。周主觉方册后元氏 ,在宫叙情。后系魏文帝宝炬第五女 ,姿容秀雅 ,觉为略阳公时 ,已纳为夫人 ,情好颇笃。此时大礼告成 ,格外欢昵 ,蓦闻外廷有变 ,料知情事不佳 ,急令宫人执兵自守。偏贺兰祥带兵入宫 ,逼主逊位 ,区区宫人 ,哪里敌得过赳赳武夫 ,不由的四散奔窜。周主觉束手无策 ,只得挈了元后 ,出居旧第。

护更召公卿会议 ,仍废觉为略阳公 ,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大众齐声道 :“这是大冢宰家事 ,敢不唯命是听 !”乃驱出凤等 ,一一梟斩。复召还潼州刺史孙恒 ,梁州刺史李植。植父柱国大将军李远 ,正出镇弘农 ,亦被召还朝。远防有变祸 ,沉吟多时 ,乃慨然道 :“大丈夫宁为忠义鬼 ,怎可作叛逆臣 !”遂就征诣长安。孙恒先至 ,当即被杀。植与远依次入都。护因远名望素隆 ,尚欲保全 ,特引与握手道 :“公儿忽有异谋 ,不但屠戮护身 ,且欲倾危宗社 ,叛臣贼子 ,理应同嫉 ,请公自行处置 !”说着 ,即令执植付远 ,远素爱植 ,植又巧言抵赖 ,远不忍加诛。诘旦复率植谒护 ,护总道远必杀植 ,及闻杀子俱来 ,因盛气传入 ,呼远同坐。且召略阳公觉与植对质。植无可讳言 ,乃抗声语觉道 :“本为此谋 ,欲利至尊 ,今日至此 ,有死罢了 ,何劳多言 !”远听了此语 ,不禁起身投地 ,且愤愤道 :“果有此事 ,合该万死 !”护即命左右牵植出外 ,斩首返报 ,并逼远自杀。植弟叔诣、叔谦、叔让皆处死 ,余子以幼冲得免。

过了月余 ,宁都公毓自岐州至长安 ,护即害死略阳公觉 ,